

民間故事

窖山取宝

郑邦宁 黄长源等 整理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民間故事

窖山取宝

郑邦宁 黄长源等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1959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收輯了十篇民間故事，都是在華东各地流傳較久的。“客山取寶”和“望湖”贊美了忘我地劳动、願意为广大人民謀福利的人，也批判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。“賜福泉”“釣魚竿的來歷”“兩條規矩”都充分地暴露了剝削階級的丑惡，贊頌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勇敢。“龍眼和桂元”表达了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。“舜井頭头蚊”写出了群众对貪官惡霸的普遍憎恨。“双人桥”通过一个童养媳的故事，对旧社会中的封建家庭制度作了有力的抨击。“馬祥丞逃徒弟”給人們指出了什么是学习和工作中应有的态度。“黃魚和鱖魚”是个寓言，对驕傲自大、得意忘形的人都作了很尖銳的諷刺。

民 間 故 事

客 山 取 寶

郑邦宁 黃長源等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統一書号 10078·0564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1/2 字數 31,000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5,000 定价(六)0.75元

目 次

一把米	5
看哪个会当家	8
鋤头上的功劳	11
太子滩	14
报荒	18
燒画	21
別閑着和別叫喚	26
长鼻子財主	31

一把米

从前，有一个老婆婆，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。比如：每天的早飯，有了油煎餅，还要吃粥，而且还把粥煮得很厚很厚。

粥飯每天都有剩余，冷天就上頓留給下頓吃；热天呢？酸掉了，就“猫一碗，狗一碗，猪食桶里倒一碗”的乱作踐。

新来的媳妇是个能当家的人，看着婆婆把剩飯倒进猪食桶，就有些心疼，对婆婆說：“媽媽，每頓少煮一点不好嗎？”

婆婆便摆出一副不耐煩的样子說：“肚子有大小，有时多吃，有时少吃，沒准头。‘任叫烂了盆，不叫餓了人，’丰收年成还在乎这一点嗎？”

媳妇是新来的人，不便和婆婆爭論，于是在淘早飯米的时候，就暗暗地抓起一把来，放到桌肚底下小瓮子里去。

早飯煮出來了，不稀不干的，大家吃着都很滿意。等到大家吃飽了，鍋里什麼也不剩了，婆婆也沒有覺察出下鍋的糧食少了。

媳婦每天每頓都抓一把米藏起來。這樣一天天積，一天天多，小瓮子不夠放，換上大缸；大缸不夠，再換成囤子，把它鎖在一間空屋里。就這樣，一連過了三年，丈夫、婆婆一點也不知道。

第四年，忽然碰到個大旱荒，田里的糧食顆粒無收。別的人家會過日子，過去幾個丰收年，大家都積蓄了些糧食，馬虎夠吃夠用。只有老婆婆一家，到春頭上，簡直便不能開鍋了。碰上清明谷雨，又要種籽，又要肥料，又要買犁頭，一樣都顧不到。

丈夫嘆氣，婆婆也嘆氣。婆婆這才想起當年丰收的情景，對兒子說：“唉！我們過去一天少倒一碗粥進豬食桶，今天就不受這等難了。看來今天可難死我們啦！”

媳婦笑嘻嘻地從房間里走出來，說道：“媽媽，不難不難，我這裡還有些糧食哩！看來還夠家里用的。”丈夫不信，婆婆更不信了。她又沒到娘家去借，哪來糧食呢？媳婦便開了房門，領婆婆、丈



夫去看。一看就看見一人高的白米囤子。這一囤米，吃也够了，种籽、肥料也够了，犁头也能添置了；还能分些粮食出来，借給三朋四友度过春荒。

婆婆、丈夫都弄不懂家里哪来这許多粮食。媳妇如此这般說了一遍，把个婆婆欢喜得只打跌，連声喊：“好媳妇，好媳妇！你眼光看得远。”儿子也笑道：“‘一天省一把，三年买匹馬’，看来这话一点也不錯啊！”

从此，婆婆、丈夫也都学会了过日子。

——歌 晨記

看哪个会当家

从前，在大山脚下住着一户庄稼人。父亲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，他时常盘算着：自己是快要入土的人，一切后事都要好好安排。虽说有三个儿子，但是该让谁来当家呢？一天，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说：“我的年纪大了，这个家应该让谁来当呢？我也拿不定。现在我让你们每人当十天家试试看。这十天內，不许动家里的钱财米缸，但是要家里人吃得饱，穿得暖。”三个儿子听了父亲的话，各自寻思起来。

开始是大儿子当家。他把家里一条又肥又壮的牯牛牵到镇上卖了，扯了各色布匹，杂了两石米，还特地替老人做了一件棉袄。他一路走，一路想：穿暖吃饱，该是我的算盘打的好吧？这家一定得让我当。

过了十天，三个儿子都来给父亲请安。老人

說：“老大当了十天家，虽說讓大家吃飽穿暖，可是把家里的命根子——老牯牛卖了，象这样下去，过不了一年半載，家当就要光了。这样看来，大儿子不能当家！”

二儿子巴不得快点輪到他，早就想好了主意。第二天，他就向別人借了五十串錢，到鎮上邀几个伙伴去販猪，一次就賺了二十串錢。他扯了很多布，买了好些米，还特地为老人家秤了十多斤肉。心想：我比哥哥該是会打主意些吧？沒有用家里一文錢，就能讓家里人吃飽穿暖，这个家一定該讓給我当啦。他洋洋得意地回到家里。

过了十天，老人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說：“老二当了十天家，虽說是讓大家吃飽穿暖，可是他不是凭劳动換飯吃。再說，‘生意錢，一蓬烟’，做买卖賺来的錢，来的容易去的快。这样看来，二儿子也不能当家！”

小儿子試着当家的时候，他和媳妇認真地核計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他把一家人召集攏来，将各种事情安排了一下：大哥上山去砍柴，二哥下河去打魚，大嫂子去挖野菜，二嫂子紡綫織布，侄儿山上放牛羊，侄女下河赶鴨子……連白发蒼蒼的父

亲也干一份事——喂养肉猪。

小儿子和媳妇又商量了一下，把堆在禾场上的草头晒晒，拿起石碾重新碾一碾；因为大哥二哥打谷的时候很马虎，好些谷子没有打下来。经过他夫妻俩一碾一抖，集少成多，差不多又打了两担，他俩计算了一下，节约一点吃，这十天的口粮就够了。

过了十天，老人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说：“老三当了十天家，他用大家的两只手，使全家人吃饱穿暖。这个家应该让给老三当。因为只有勤劳节俭的人，才会把家当得稳实牢靠。”

老

——曹深思记

鋤头上的功劳

从前，記不清在一个什么村子里，有个李老汉，这人七十多岁，是个瞎子。他从小替人做工，种田很有經驗。

这年，他家三个儿子种了二十一亩地谷子。剛剛碰到大旱，自播种以后，沒下过一点雨。小鋤时候，那些有錢的，一看谷苗不济事了，干脆讓它荒了，打发长工滿地寻野菜。只有李老汉，凭古人一句話：“天旱不誤鋤田，雨澇不誤澆园”，就囑咐三个儿子說：“天旱了，鋤头上有水哟！雨澇了，鋤头上有火哟！你們不要看人家，快去鋤地吧！小儿子的媳妇，还在这二十一亩谷地里咧！”

可是，儿子們到了地里，看見阳光实在晒的猛烈，苗子都軟綿綿地躺在地下了，只有两头不見阳光的时候，才能挺起头来。他們鋤的也沒勁，一到中午，就到树蔭底下睡覺去了。三儿子埋怨他的



爹說：“尽是閉着眼睛說瞎話哩！鋤呀鋤的，还不是白吃辛苦。人倒要給晒坏了。”

有一天，三兒子同哥哥們商量了一下，要捉弄他的爹。他在地里拔了一根

苗，放在陽光下晒了一天，晚上拿回家去，遞給他爹說：“苗子晒得黃黃的都死啦，還叫鋤什么呢？”老汉拿着苗苗，一层又一层剥，剥到了心心上，摸着还有点水气，就向兒子們說：“谷心还有生气，一下雨就活过来了。”兒子們沒話可說，又鋤地去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还是不下一点雨。兒子們吊儿郎当地总算把二十一亩谷地鋤完了。过不几天，下了四五寸飽雨，庄稼吃了长勁，苗苗^①地

① 苗苗：zhō，草木生长的样子。

往上长。天气也真奇怪，不下是不下，下起来三五天就是一場，地皮常是湿漉漉的，把谷苗拔起来，往旁处一扔，只要挨上土就活了。老汉家的谷子地，绿油油的一片苗，没长几根草。别人家的地，草长的一人多高，比庄稼还盛。有钱人家出大钱雇上人锄，东边的草移到西边又活过来了，一点没办法。有的人站在自己地里，看看李老汉家的谷苗，咳声叹气地后悔打错了主意。

秋天啦，李老汉的谷穗长得足有一尺长，儿子们兴高采烈地收割着。特别是三儿子，看着谷子，再想一想自己要娶的女人，乐的心上开了花。他说：“到底是古人说下的经验：‘天旱不误锄田，雨涝不误浇园’。人家的打三五斗，咱的打一石多，这全是锄头上的功劳呵！”

——張友記

太子滩

山西省曲沃县西北五里的地方，有一块大洼地，叫太子滩。这块地里地湿土粘，种起庄稼来十分费劲，所以有人把这块地叫做“烂滩地”。

古时候，太子滩边上有一户种庄稼的穷人，他种了十亩烂滩地。

这年春天，他夫妻俩一起下地耕种，吆喝着一条瘦牛，从早晨一直犁到天黑。瘦牛累得淌了几身大汗，夫妻俩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可是翻起来的泥土呢，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疙瘩，粘糊糊的，耙也耙不开。他俩越想越发愁、越伤心，想来想去没办法，只好到丈人家里去诉苦。

两个舅子听他们耕的是烂滩地，就一个劲地摇头。老丈人却很细心，他一边听着女儿和女婿的话，一面心里盘算。他想：“我老汉种了五十年的庄稼，在烂滩地里甚至沙土梁上都长出好庄稼

来；这大滩里，草长得那么旺，为什么不能长庄稼呢？我可不信，非自己去看个明白不可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带着女儿女婿到太子滩去了。到了滩头，老人家从滩东走到滩西，又从滩西走到滩东，来回走了好几趟，逢人便问，见土就瞧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他还叫他女婿把犁和锄头拿出来，自己动手整一整地，弄得满头大汗。

当天夜里就下大雨。雨过天晴，他又带着农具到地里去，这样一连察看了五六天。

到了第七天夜里，他把下雨前后在地里看到、听到和锄地的一些情形联在一块，左思右想，想到鸡叫两遍，忽然把炕沿一拍，就笑起来了。接着叫醒女儿和女婿，说：“打虎要有力，捉猴子要有智，种地不懂得地的脾胃，好比石头上撒种子。要叫太子滩长出庄稼来不难，只要懂得它的脾胃跟习性就行！”

女婿赶紧问：“它的脾胃怎么样？”

老人家说：“太子滩的脾胃叫‘四不行’：第一，雨前犁不行，翻起来的硬土块打不碎；第二，雨后犁不行，犁过的泥土胶在一起耙不成；第三，雨前锄不行，锄头一着地，土块就会把禾苗压翻身；第

四，雨后鋤不行，鋤过的草死不了，几天就能长得压倒苗。”

女儿听到这里，忙說：“說來說去，这太子滩还是沒法耕种啊！”

老人家笑了笑，說：“太子滩有它的习性。”

女儿問：“它的习性怎么样呢？”

老人家說：“太子滩的习性叫‘四行’：第一，下雨之后三四天，犁开的土地很虛松；第二，就犁就耙就下种，禾苗一定长八成；第三，下雨之后五六天，鋤草草死苗扎根；第四，一鋤两鋤紧三鋤，土虛地实賽上粪。”

女儿和女婿听完老人家的話，心里就豁亮了，打算照着“四行”去試試看。可是他俩仔細一思量，办不通。你想：要在雨后的第三、第四两天里把十亩滩地犁好、耙好、种好，还要在第五、第六两天里鋤好三遍，就是把他俩累死，也做不了啊！两个人想来想去，又发起愁来了。

老人家說：“发什么愁！还不快点下地？今天正是雨后第二天，我立刻回去邀請四邻，套上耕牛，先来帮助你們犁滩种地，将来你們再給人家做活还工。”后来他們就采取这办法，邀請四邻帮忙，